

感恩时分

# 最是我爸兴高采烈时

○王珍

家里近来常常有客人来，这些客人不仅带着粮油和毛巾、牙膏、肥皂等日常用品来，最可贵的是他们很贴心地嘘寒问暖，知冷知热地和我爸爸话家常，说的全都是爸爸最想听到的话。他们的到来，激活了爸爸沉睡的记忆库存。他说起，想起的全都是美好的往事，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爸爸清晰地回忆起他参军时的情景：1952年冬天，抗美援朝进入第三个年头，部队大量招志愿兵。一位叫傅姣娥的从事征兵工作女同志走进了爷爷家，一边帮着做饭、搞卫生，一边亲热地和我爷爷聊天：“老伯，你见过地里的游蛇，你看它游动时是头在前还是尾巴在前？”

聪明的爷爷一下子就听懂了：“这是让我当民兵队长的大儿子带头报名参军呢！”

难忘记忆

## 改革终圆“大学梦”

○陈慈林

我解放初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，从我父亲往上数N代，家族中从未有一名大学生。我虽从小喜爱读书，但因各种原因，读完初小就辍了学。一直到17岁进铁路工作，文化程度始终是“初小”。1977年底，我曾以“同等学力”参加“文革”后第一次高考，初试虽勉强入围，复试时却因数学总分未达十位数，彻底告别了“大学梦”。

1984年下半年，浙江省实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，“宽进严出”的制度，为自学者打开了一扇实现梦想的大门。但报名期快结束时，我还未下决心报名。报名截止前一天下午，好友胡小禄一个电话，唤醒了我蛰伏多年的“大学梦”。

小禄兄说：“你等待已久的机会来了，快去报名吧。”我回答：“近期生产任务十分繁重，我与妻子既要上班还要带2岁多的儿子；汉语言文学专业11门课程，大多数我都未接触过；离开考不到三个月了，一本教科书也没买到；以初小起点学大专课程，只恐心有余而力不足……”自学考试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创举，是国家为有志自学者提供的机会。所有困难都可克服，关键是你的态度。我爱人买了套《当代文学》教科书，你可先拿去用。”小禄兄的电话，促使我最终下定了决心。

次日一早，我骑车到13公里外的老县城报名，填写登记表时，我很纠结：表格上有考生原文化程度一栏，分别有大专、高中和初中三个选项，我却写了个“其他”。老师说应在大专、高中和初中三项中选一项，我说自己连高小都没读过，自然只能选其他。

首次开考《当代文学》和《马克思主义哲学》二门课，前者教科书已由小禄兄夫人提供，后者教科书临考前半个月才借到，且只能借阅一周。我面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

主义的庞大体系：三大规律、五对范畴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、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……真有“老虎吃天、无处下嘴”的感觉。

除了教科书和一本十来页的《考试大纲》，再没有任何辅导资料，更没有辅导老师。我利用一切空闲时间，一遍遍不懂，再读第二第三遍。晚上哄睡了儿子再读书。多少次夜深人静时，感觉好像独自跋涉在荒野上，前面是无穷无尽的漫漫长途。但我不敢打退堂鼓，因为这是我实现梦想的唯一机会，更怕辜负了国家好政策和朋友的殷切期望。

记得当时是12月2日上午，我与“同学”们步入设在县委党校的考场，监考老师认真核对了我们的准考证，我紧张得手心里都是汗。开考铃响了，2名自考办老师特意站到我身边，观察监督我答题。

凭借多年来阅读当代作家作品积累的基础，我按时完成了第一门课程考试。下午开考《马克思主义哲学》，许多名词似曾相识，却又知之不详，大冬天里，我急出了一头汗。180分钟好不容易过去，我昏头昏脑结束考试，也不知答对了多少？

两个多月后考试成绩公布，《当代文学》63分，《马克思主义哲学》只考了23分……

首考成绩虽然不尽如人意，一门及格还是给我带来了巨大鼓舞和希望，也拉开了艰苦自考的帷幕。后来经过3年多苦学，8门课程一次通过，《马克思主义哲学》《现代汉语》《外国文学》等3门课经历补考。1988年6月，我终于获得了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与杭州大学（后并入浙江大学）联合颁发的毕业证书。

毕业典礼上，抚摸着大红封面的证书，我禁不住潸然泪下：只有在新中国教育制度改革后，才能让初小文化的我圆了“大学梦”。

毕业典礼上，抚摸着大红封面的证书，我禁不住潸然泪下：只有在新中国教育制度改革后，才能让初小文化的我圆了“大学梦”。

招待大家吃完杀猪饭，老婆收拾完天色已黑，她又想起了肉：“我昨就感觉这肉不对劲呢？”

“你就装吧，我去调监控。”

“我就知道国庆节老任家的，无应答。只听见老婆前屋后屋翻冰柜的声音。脚步声出去了，直奔房西仓库。

“白天那么多人，乱糟糟的，难道让谁给搬跑了？不能啊？咱村没有这样的人啊？”脚步声回来，边走边嘟囔。

“是谁家买肉忘了记账了？”老婆满心疑惑。

“当家的，你醒醒，咱家肉不对数儿，你没发现？肉呢，肉呢？”老婆的声音高了八度又高八度。

“谁缩在被窝里的老任，依然是静静的。

“你就装吧，我去调监控。”

“你太爱会掉渣的糕点，诸如香糕、烧饼、蛋挞之类，当然也包括这盒蛋黄酥，但通过它——12岁儿子的这份劳动果实，不仅让我感受到了他的一片心意，更让我对自身进行了一次检讨和反思。

确实，人生在世，无论名与利，随着时间流逝，终将失去光华，唯有亲情如初，足以温暖余生。这正如苏联作家高尔基所言：“时间的流逝，许多往事已经淡化了。可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有一颗星星永远闪亮，那便是亲情。”

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，端详着这两只蛋黄酥，一种无以名状的感动，突然袭上了我的心头。但随之，我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歉意。对于家庭和孩子，特别是对孩子，纵然我也尽

遗忘，它被儿子摆放在了餐桌中央，那塑料制成的包装盒，在房顶LED灯的照耀下，正泛着淡淡的蓝光，看上去有一些些落寞。

这时，我想起了儿子的提醒，来到餐桌旁边，端起那盒蛋黄酥，细细打量着它——里面装着两只蛋黄酥，但因儿子第一次制作，形状都不怎么规则，不过从做工看，儿子显然挺用心的，在顶部涂了蛋黄液，还撒着黑芝麻。

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，端详着这两只蛋黄酥，一种无以名状的感动，突然袭上了我的心头。但随之，我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歉意。对于家庭和孩子，特别是对孩子，纵然我也尽